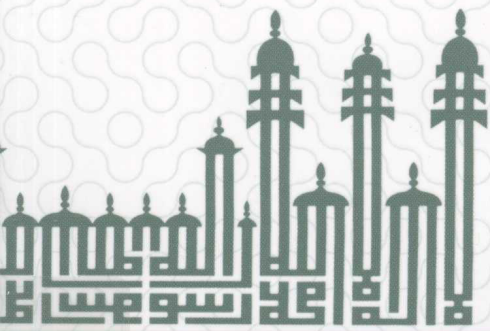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

当代中东重大专题研究

西北大学“211”工程资助项目



伊拉克复兴党 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韩志斌 著

伊拉克复兴党

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韩志斌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 韩志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004-9443-0

I. ①伊… II. ①韩… III. ①民族主义—研究—伊拉克
IV. D73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0015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段启增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四色土图文设计工作室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2

字 数 336 千字

定 价 4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彭 树 智

民族主义是当代世界政治中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亚非民族国家体系的建构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特别是对中东地区这个当今地缘政治主战场的民族主义，着重进行研究尤其显得重要。研究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中观的和微观的。无论什么类型的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最关键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倾向于对民族主义做典型的个案方面的专题研究。韩志斌同志的《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他对伊拉克复兴党的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系统的、细致的和深入的分析研究，从而在中东民族主义的直观、具体、理性的理解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本著作既是韩志斌同志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结项成果，也是他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科研成果，亦是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当代中东重大专题研究”出版书目中的第一批著作。这一成果的正式出版，是学术研究见诸社会效果的理想途径。作为博士指导教师，我对他的认真负责和不懈努力，深感欣慰。在写这篇序言时，我又阅读了这本著作的主要部分，更加确认了这一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在资料上有更厚重的基础，论述上有创新，研究方法上有特色，在民族主义学术史上也理应有其一家之言的地位。它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理论与现实相统一，并且系统而有重点地表述了伊拉克复兴党的兴衰荣辱全过程。它用整整十章篇幅，剖析了伊拉克复兴党的民族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实践、文化与社会治理、内外交往及其在民族国家构建中的认同等问题，其中

新的、自得之见迭出，在每章之后，都用“总结与思考”的结论性语言，理出历史思维与空间图像，显示出条理有序和思路清晰的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的特征。

对民族主义，我想用众多的复数形式来形容。无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民族主义都充满着多种变数，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解。挪威历史学家列夫·利托（Leif Littrup）在1992年看到我刚出版的《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时，不但对于“东方”概念不明白，而且对“民族主义”也大惑不解。我当时向他说明：“东方”是一个政治文化地理概念，包括远东、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东方”，本来是欧洲人看待亚洲的方位概念，现在变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地域称谓。至于民族主义，在东方而言，是指这一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争取民族独立和建设民族国家的思想理论与政治运动。我告诉他，看一下《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内容之后这一切就可以明白。我事后想，也许东西方文明隔阂太深，他可能在复杂的民族主义问题上，把民族主义同种族主义混淆了。因为“民族主义经常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意识形态使民族的自我意识、种族认同或者语言认同成为某种寻找政治表达的学说性的核心政纲”^①。事实上，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文化，它走向极端时，可能与种族主义相联系，从而把强调自然意义上的种族变为政治上相关的优越性。列夫·利托的研究领域不在这里，他是以研究世界小国问题为专业的学者，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困惑^②。不过，这件事情也反映了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具体到复兴党的民族主义，正如该党的全称所显示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The Arab Ba' th Socialist Party），包含了民族、宗教、历史、理论、组织等诸多因素。这种复杂性充分反映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当代文明交往条件下，由衰落走向复兴的自觉过程。作者在本书中提到，该党创始人和担任领袖二十多年来的米歇尔·阿弗拉克，是一位信仰希腊东正教的基督教徒，正是这位非穆斯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提出了

^① 安德鲁·文森特著，袁久红等译：《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页。

^② 很感谢他，是他第一次把《世界史》六卷本和编写情况介绍给欧洲同行。

一个有关人类文明的关键词：“复兴”（用阿拉伯语 Ba'th 来表述）。在阿拉伯语中，Ba'th 有双重含义：复兴（民族意义上的）；复活（宗教意义上的）。把“复兴”作为该党的核心名称和宗旨，说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文脉，深深植根于古老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土壤之中。同时，用“社会主义”作为该党的特征，并把“统一阿拉伯民族”作为“不朽使命”，则反映了它的政治性与时代性。“复兴”对于文明交往而言，其重要意义在于提醒研究者注意，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萌生—成长—兴盛—衰亡过程中，还应该补一个特殊阶段：有些古老民族文明，在衰落之后并未走向消亡，是衰而不亡，走向了“复兴”阶段。“复兴”是文明交往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概念，它意味着一种古老文明的韧性生命力和开放的价值观，是人类文明交往自觉的表现。这种自觉“追寻人类文明交往中的盛衰与复兴，是人类在文明交往中不断摆脱新的枷锁而获得思想解放，是人类在实践中加速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升华”^①。

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建构和政治认同的自觉理论形态。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研究，这种形态始于德国的语言民族主义者赫尔德（1744—1803），赫尔德的理论旨在解决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问题^②，其思想也成为萨提·胡斯里（被誉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之父）的理论渊源之一。正如本书所言，伊拉克复兴党是西方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互动交往的产物和后果，它受到文明交往互动规律的制约，是自发与自觉并存和交互转换。从安德森对民族主义起源与散布的分析中，有美洲“克里奥尔民族主义”、欧洲“语言民族主义”、官方民族主义和殖民地民族主义“四波”的历史阶段。复兴党的民族主义属于最后一波，其任务是使殖民政府转型为“民族国家”。这里除了表明民族主义的巨大张力外，对伊拉克复兴党有两点可作参照：一是它的两面性，既掀起民族独立运动，反向作用于帝国主义，又有排斥性和迫害性的民族运动，既促进了殖民体系的崩溃，又造成民族之间的冲突；二是它的非理性的情绪化、绝对性的对抗思维，敌视现代国家建构典范，对外交往中僵化刚性的对

^① 韩志斌：《从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觉——彭树智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2期，第22—26页。

^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抗立场。对伊拉克复兴党,还有一个问题,即它受泛阿拉伯主义影响,后来走向战争扩张势力范围的地区霸主之路。在没有建构好自己民族国家体制的情况下,四处出击,对外树敌。萨达姆如鲁迅比喻的那种嘴里没有“毒牙”,额上却标着“蝮蛇”式的人物。他打杀别国,又引发被别国打杀自己的行为,终于演出了新兴民族国家轻率动武的扩张主义悲剧,从而充分显露了盲动的、不自觉的民族主义的短视性和脆弱性。

阿拉伯复兴党之所以把“社会主义”作为党的三要素之一,不是偶然的。“统一、自由、社会主义”三者的排列也是有意识的。“它意味着党的纲领是基于下述事实,即一个阿拉伯人必须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才能达到自由。这最终必然导致统一,并由此达到社会主义。”^①为何要增加上“社会主义”?这里有时代、政治和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殖民体系崩溃后建立的民族独立国家体系中,以“社会主义”命名的民族主义政党有100多个,党员近2000万。这种既有地域特点、又有民族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潮,是亚非拉美执政的民族主义者为解决国内复杂矛盾的政治文化选择。但是,“不管是米歇尔·阿弗拉克的非宗教的社会主义,还是哈菲兹·阿萨德的温和社会主义,都被认为既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甚至不是伊斯兰社会主义,它被称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延伸”^②。在这里所呈现的当代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国家发展的时代逻辑,是“授者提供选择,受者自身决定取舍”的表现,它实质上反映了不同文明之间交往互动规律所制约的历史轨迹。

韩志斌同志曾经问起我由印度民族主义到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由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觉的书路人生历程问题。这引发了我的思路回归。我想起印度文学家泰戈尔的民族主义观:“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它已经演变为一种完备的权力组织,而不是精神理想。它像一群捕食的野兽,总得有它的牺牲品。”

^① 福阿德·马塔尔著,殷罡、胡国成等译:《萨达姆·侯赛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② 蔡德贵主编《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西方民族最慷慨地给与我们就是法律和秩序。”^① 泰戈尔对本民族的深厚感情并未滑入排斥性、对抗性思维的泥潭，反映了他清醒理智地理解了人类文明交往的自觉。这种广阔的世界视野，使我进而想到了中东：“中东的当代史时期，是殖民体系崩溃、民族国家体系形成和现代化文明交往的新时期。”“全球性的文明自觉把中东深深卷入了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尤其是全球性网络用交往的拉力把不同文明‘拉’在一起，使之冲突融合；又用交往的推力把不同文明‘推’开，使之在变革中回归本位，从而加深了中东地区的一与多、同与异、常与变的社会结构模式。”^② 其实，科学研究也是人类的一种自觉的生命活动，是求真中的理性自觉，是向善中的道德自觉，是爱美中的审美自觉。在《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成书之时，爰以为序，与韩志斌同志共勉。

2009年10月20日于悠得斋

① 泰戈尔著，谭仁侠译：《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25页。

② 彭树智：《〈中东史〉的书前书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目 录

序	(1)
导言	(1)
一 选题意义	(1)
二 国外研究现状	(4)
三 国内研究现状	(8)
四 研究方法	(11)
第一章 复兴党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基本观点	(13)
第一节 复兴党民族主义的理论来源	(13)
一 西方社会主义	(13)
二 阿拉伯民族主义	(15)
三 泛伊斯兰主义	(17)
四 西方殖民主义对中东民族主义的挑战	(20)
第二节 复兴党民族主义的早期发展	(21)
一 复兴党民族主义的形成	(21)
二 阿弗拉克、比塔尔、胡拉尼、阿苏兹与复兴党民族主义	(24)
三 复兴党组织结构的特征	(29)
第三节 复兴党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	(30)
一 “统一、自由与社会主义”	(30)
二 泛阿拉伯主义的意识形态	(32)
三 复兴党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关系	(33)
四 复兴党民族主义关于少数民族群的观点	(35)

五 复兴党民族主义的其他观点	(37)
总结与思考	(38)
第二章 伊拉克复兴党的成立与早期实践	(41)
第一节 莱买丹革命与伊拉克复兴党第一次上台	(41)
一 复兴党民族主义传入伊拉克	(41)
二 卡塞姆时期伊拉克复兴党的活动	(42)
三 莱买丹革命与卡塞姆政权的倒台	(43)
四 1963 年伊拉克复兴党的政府构成	(46)
五 复兴党内部的分歧与垮台	(48)
六 “莱买丹革命”失败的原因	(50)
第二节 第一次叙伊联合	(52)
一 联合的双重动机	(52)
二 短暂的联合	(52)
三 失败的原因	(54)
第三节 1968 年革命与伊拉克复兴党的第二次上台	(56)
一 阿里夫兄弟时期伊拉克复兴党的活动	(56)
二 1968 年革命成功的原因	(58)
总结与思考	(60)
第三章 伊拉克复兴党魅力型统治的构建与博弈	(63)
第一节 伊拉克复兴党初掌政权	(63)
一 伊拉克复兴党的合法性问题	(63)
二 政变之初复兴党政府的构建与目标	(64)
三 临时宪法的颁布与特点	(66)
第二节 伊拉克复兴党巩固权力的斗争	(68)
一 清除纳伊夫—达乌德集团	(68)
二 1970 年的未遂政变	(70)
三 军官与文官的博弈	(71)
四 普力夺政治的延伸	(73)
第三节 伊拉克复兴党与伊拉克共产党的合作	(76)

一	二者合作的历史基础	(76)
二	伊拉克共产党的基本主张	(77)
三	伊拉克进步民族阵线的成立	(80)
第四节	伊拉克复兴党的国家整合	(82)
一	萨达姆魅力型统治的构建	(82)
二	伊拉克复兴党控制国家	(85)
三	福利国家与意识形态转型	(87)
四	库尔德问题的复杂化	(89)
第五节	第二次叙伊联合	(90)
一	联合的历史条件与现实起因	(90)
二	曲曲折折的联合过程	(91)
三	两国联合失败的原因	(92)
	总结与思考	(94)
第四章	伊拉克复兴党的经济与社会治理	(96)
第一节	以国有化为主导的社会主义	(96)
一	石油国有化的背景与进程	(96)
二	石油国有化的双重影响	(98)
三	农业的社会主义化	(101)
四	工业的多样化战略	(103)
第二节	伊拉克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104)
一	经济发展的特点	(104)
二	社会结构的变化	(108)
第三节	伊拉克复兴党的妇女解放运动	(111)
一	伊拉克妇女解放的历史背景	(111)
二	复兴党民族主义的妇女解放观	(113)
三	伊拉克复兴党妇女解放的主要内容	(116)
第四节	伊拉克复兴党的扫盲运动	(120)
一	伊拉克国民高文盲率的历史成因	(120)
二	伊拉克复兴党对扫盲的基本观点	(122)
三	扫盲运动的措施	(123)

四 扫盲运动的影响	(124)
总结与思考	(125)

第五章 “3·11 宣言”前后的伊拉克复兴党与库尔德

民族主义运动	(127)
第一节 “3·11 宣言”的签署背景与内容	(127)
一 伊拉克复兴党对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基本构想	(127)
二 “3·11 宣言”的签署及其内容	(129)
三 伊拉克复兴党对“3·11 宣言”的认知	(132)
四 伊拉克复兴党执行“3·11 宣言”的措施	(133)
五 “3·11 宣言”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35)
第二节 伊拉克复兴党与库尔德人关系的恶化	(137)
一 表面友好时期(1970—1972)	(137)
二 相互攻讦时期(1972—1974)	(138)
三 武力冲突与外交博弈时期(1974—1975)	(141)
第三节 制约“3·11 宣言”实施的内外因素	(143)
一 巴尔扎尼的动机与行动	(143)
二 美国的影响	(144)
三 以色列的作用	(146)
第四节 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失败	(148)
一 阿尔及尔协议与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失败	(148)
二 复兴党政府的因应策略	(150)
三 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	(152)
总结与思考	(153)

第六章 伊拉克复兴党与两伊战争

第一节 两伊战争爆发的原因与进程	(155)
一 两伊战争爆发原因的民族主义视角分析	(155)
二 战争的进程与特点	(158)
第二节 两伊战争对伊拉克复兴党的影响	(161)
一 对伊拉克复兴党外交政策的影响	(161)

二	两伊战争期间的伊拉克什叶派运动	(163)
三	两伊战争与伊拉克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164)
四	两伊战争与复兴党政治结构的变动	(168)
第三节	两伊战争期间的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	(170)
一	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	(170)
二	安法尔行动	(172)
总结与思考		(175)
第七章	海湾战争与伊拉克复兴党的兴衰	(178)
第一节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与复兴党政权的应对	(178)
一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民族主义因素	(178)
二	走向战争之路	(186)
三	国际社会的反应	(189)
四	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反应	(191)
五	海湾战争的爆发及其后果	(193)
第二节	海湾战争后伊拉克什叶派与库尔德人起义	(196)
一	什叶派起义的原因与特点	(196)
二	什叶派起义的失败	(198)
三	库尔德地区起义的特点	(199)
四	起义后的库尔德地区	(201)
五	“提供安慰行动”以及库尔德人与复兴党政府的协商	(203)
总结与思考		(205)
第八章	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复兴党的新发展	(208)
第一节	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生存新举措与困境	(208)
一	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生存新举措	(208)
二	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困境	(212)
三	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应对国际制裁的策略	(215)
四	联合国与国际社会对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制裁的后果	(216)
第二节	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反对力量	(218)
一	政权内部的反对力量	(218)

二	政权外部的反对力量	(221)
三	南方什叶派地区的反对力量	(222)
四	北部库尔德地区的反对力量	(223)
第三节	复兴党政权的巩固及其面临的挑战	(226)
一	接受 986 号决议	(226)
二	进攻库尔德人	(228)
三	联合国特殊委员会的撤离	(230)
	总结与思考	(231)
第九章	伊拉克战争与复兴党历史遗产	(234)
第一节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原因的多维透视	(234)
一	历史远因:美国和伊拉克关系一波三折	(234)
二	现实动因:改变美国在中东地缘政治中的不利局面	(236)
三	石油诱因:实现能源安全、地缘战略和 全球霸权的意图	(238)
第二节	伊拉克战争的进程与复兴党失败的原因	(241)
一	伊拉克战争的言语建构与进程	(241)
二	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失败的原因	(245)
第三节	复兴党历史遗产与伊拉克局势发展	(249)
一	复兴党集权政治与伊拉克社会秩序重建	(249)
二	复兴党遗留的债务与反美武装带来的挑战	(252)
三	教派矛盾与国家建构困境	(254)
	总结与思考	(257)
第十章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的多维考量	(260)
第一节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建构中的政治认同	(260)
一	伊拉克历史上政治认同的缺失	(260)
二	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	(262)
三	伊斯兰主义认同	(265)
四	部族主义认同	(267)
第二节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建构中的历史认同	(271)

一 宣传伊拉克古典文化艺术	(271)
二 对文物的保护和发掘	(273)
三 延续摩苏尔新春节	(275)
四 追求古代艺术和重写伊拉克历史要素	(278)
第三节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建构进程中的特点	(282)
一 革命民族主义型的现代化	(282)
二 民粹主义的结构属性	(284)
三 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极权主义	(286)
总结与思考	(289)
参考文献	(292)
一 英文参考文献	(292)
二 中文参考文献	(296)
后记	(300)

导 言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研究既是一个具有深厚底蕴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关乎当前国际关系热点的现实课题，同时还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理论命题。它对伊拉克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及中东地区政治治理、经济建设和国际关系的建构都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灭亡，使得该问题的研究再一次提上日程。黑格尔在“哲学的世界历史”演讲中，提出历史结构的三种理论形态：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①。本课题试图通过剖析前人及当代学者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所留下的理论著述，将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纳入一个开阔的历史与地缘的时空背景下求源、比较、梳理、解构、定位，进行历史源头研究，反省该理论形成的宏观背景和思想根源，研究该思想的基本主张和理论特征，考察其政治、经济与社会行动，审视其理论与实践的后果和深远影响，从而达到对相关命题的哲学历史思考。

一 选题意义

从事任何一项科学研究，其重要意义之处在于其选题上应有理论价值和实际功能，在对该问题的研究中应该有创新，并在研究方法上有特色。因此，对选题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进行说明和界定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在中东民族主义思潮中，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以其独特的

^①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页。

思想行为体系、严密的社会组织模式和有效的实践行动方式而驰名于中东。但是,对于如此重要的民族主义,长期以来却被专家学者所忽视和遗忘。伊拉克战争后,新闻媒体、报纸杂志以及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等诸多学科对伊拉克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却忽略了对伊拉克复兴党的统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复兴党民族主义的研究。正因如此,通过加强相关研究,对加深理解复兴党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现状,理论和实践,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意义。复兴党民族主义本身在塑造伊拉克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格局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事实上,民族属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民族主义已经对现代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①。以“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为基本主张的复兴党民族主义,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东民族主义运动中曾经是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革命力量和最为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在阿拉伯世界,复兴党先后在叙利亚、伊拉克执政,该模式成为中东国家争相效仿的发展模式。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复兴党民族主义的主张和实践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通过对该民族主义理论的追溯和实践的归纳思考,对理解和认识复兴党发展脉络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是中东民族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中东民族主义是研究复兴党民族主义应有的大背景。只有置身于中东民族主义发展的总体中观察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才会有直观、具体、理性的理解。正如有的中国学者所说,民族主义是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话题。它从历史深处顽强而莽撞地走来,在20世纪形成蔚为壮观的历史画卷,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在世纪之末又出现了一次勃兴^②。因此,长久以来被外国学者所预言的将要到来的“民族主义的终结”,根本还遥遥无期。相反,这些颇有意境的话语生动地说明了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演进中的动力和作用。我们可以从三个递进层面来考察

^①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② 徐波、陈林:《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民族主义研究学术译丛〉代序言》,载[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